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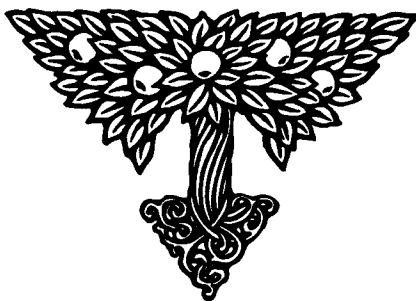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汀 著

世界文学名著 今世阅读经典



明天出版社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少 年 阅 读
精 华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汀 著
王科一 译
萧 萍 缩改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傲慢与偏见/(英)奥斯汀著;王科一译;萧萍缩
改.—2版.—济南:明天出版社,2001.7
(世界文学名青少年阅读精华)
ISBN 7-5332-2302-0

I.傲... II.①奥...②王...③萧... III.长篇
小说—英国—近代—缩改本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6513 号

世界文学名著 少年阅读精华

傲慢与偏见

[英]简·奥斯汀 著

王科一 译

萧萍 缩改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17 插页 138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7001—12000

ISBN7-5332-2302-0

I·434 定价 12.00 元

NA30/03

主编话语



把世界名著的一个很长的故事，变成一个短些的故事，也是一门艺术。让年龄还小、每天要忙着去上课的你，在有限的空闲里先读读这短些的故事，接触人类最伟大的文学，真是件很好很美丽的事情，很有意义和必要。



1

故事都是照样精彩的，也完全可以领略到文豪们原本的文笔和才华。我们在做着这一件缩短的事情的时候，每一刻都心怀虔诚、不敢大意，每一句写下时都认认真真实现着最好的感觉。

一些年之后，你要长大。你会去读故事的原著的。在那个长的字数里和厚度中，能领略的当然更多更完整。但是你心里总明白，最初的迷恋和吸引是那个短和清晰的故事。它是一座引导了你的桥。

现在，你正是在这座桥上走。桥的对面是一片很大很大的原野与风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们在看你朝他们走去。他们对人类走向他们心怀期待。一代一代。

关于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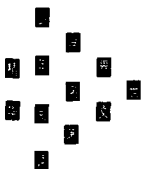
这是 18 世纪英国的乡村，这里居住着一群体面的人家，那些带栅栏的桂树围篱的庄园中，生活着骑马的绅士和穿长裙的小姐。故事就发生在他们之中。

作者描写了浪搏恩这个地方四对男女的婚姻状况以及他们各自的择偶标准与生活理想。家财万贯、态度桀骜的达西是全书的中心，而开朗美丽、聪慧伶俐的伊丽莎白则是书中的灵魂。他们克服了自身与外界的重重障碍，最终走到一起，成为作者理想的化身。

但故事的意义本身已不仅仅在于男女主人公超越了傲慢与偏见、财产与门第而走到一起这个事实，它为我们展现的是嘲讽的外衣下所包容的庄严的含义，揭示了妇女争取人格独立的困难与资本主义婚姻的实质。

读懂这本书的光彩夺目的嘲讽相当重要。书中充满了机智的反讽与俏皮的对话，让人感到喜剧的魅力。

萧 萍



世界文学名著 少年阅读精华

主 编 梅子涵

总 策 划 刘海栖

责任编辑 冯 晨

美术编辑 曹 斐

封面设计 牛 钧

版式设计 曹 斐 牛 钧

内文插图 李 春

第一章

有一天，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我亲爱的班纳特先生，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你听说了没有？”

班纳特先生回答说：“没有。”

“的确租出去了。”她说，“郎格太太刚来过这儿，她把这件事一五一十都告诉我了。”

班纳特先生没有理睬她。

“你不想知道房子租给谁了吗？”太太迫不及待地大声嚷道。

“既然你要告诉我，听听也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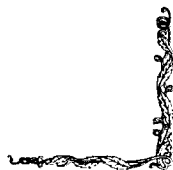
这么一句话足以让她兴致勃勃地讲下去了。

“听我说，亲爱的，郎格太太说，租尼日斐花园的是一位英格兰来的阔少爷。他星期一起来看过这地方，非常中意，所以当即同意成交，在下个周末，他的几个佣人就要搬进来住了。”

“这人叫什么名字？”

“彬格莱。”

“成家了没有？”



“没有，亲爱的，真的没有，一个相当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福气！”

“这怎么说，关她们什么事呢？”

“我亲爱的班纳特先生，”他的妻子回答说，“你怎么这么叫人讨厌！告诉你吧，我正盘算着让他选中我们的一个女儿结婚呢！”

“他住这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目的？胡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倒真有可能看中我们的一个女儿。所以他一搬来，你就得尽快去拜访他。”

“我看没必要。你带着女儿们去就行了，或者让她们自己去可能还好些。因为她们都比不上你的美貌，彬格莱先生也许会选中你呢。”

“亲爱的，你把我捧得太高了。我过去确实是花容月貌，但是一个有了五个女儿的母亲，就不该对自己的容貌想入非非了。不过，亲爱的，你的确应该去看看他。”

“这事我不能答应。”

“还是多为你的女儿想一想吧。你的确应该去，因为你不去，我们就不好去了。”

“你的担心实在是多余的，我敢说彬格莱先生一定很高兴看到你的。我可以让你捎封信，告诉他不管他选中我哪一个女儿，我都心甘情愿同意他们的婚事。不过，我得为我的小丽萃多说几句好话。”



“我希望你别这么做。丽萃一点儿也不比她的姐妹们好，可你老是偏爱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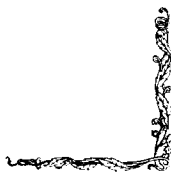
“她们没有哪一个值得夸耀的，”他回答道，“跟别的人家的姑娘一样，又愚蠢又无知。倒是丽萃要聪明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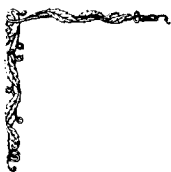
“亲爱的，你怎么这样贬低自己的女儿呢？你是在故意气我，拿我开心。你一点儿也不体谅我的神经衰弱。”

“你真错怪我了，亲爱的。我非常尊重你的神经，因为它们是我的老朋友了。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听你念叨着它们。”

“啊！你不知道我受了多大的罪！”

班纳特先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常常沉默寡言，一旦说起话来又妙趣横生，充满幽默感。他的变幻莫测的性格，使他的妻子虽有二十三年的经验，也还琢磨不透他的个性。她的思想倒不难分析。她是个愚蠢的女人，只要碰上烦心的事情，就认为是神经衰弱。嫁女儿是她的头等大事，她最快活的就是串亲访友和打听新闻。





第二章

班纳特先生尽管在自己太太面前说是不想去拜访彬格莱先生，事实上还是跟第一批人一起去拜访了他。这件事直到晚上才让她们知道。

他看到二女儿在装饰帽子，就突然说：

“丽萃，我希望彬格莱先生会喜欢你这顶帽子。”

她的母亲愤愤地说：“我们又不打算去拜访人家，怎么会知道彬格莱先生喜欢什么呢？”

“可是您忘啦，妈妈，”伊丽莎白（即丽萃）说，“我们会在舞会上碰到他的，郎格太太不是答应过给我们介绍吗？”

“郎格太太，我不相信她这个自私虚伪的女人，我看不起她。”

“我也看不起她，”班纳特先生说，“你倒不指望她来替你效劳，这倒是叫我挺高兴的。”

班纳特太太没有理睬他，还是忍不住烦恼，便数落起女儿来：

“别老咳个没完，吉蒂，看在上帝面上，稍微体谅一





下我的神经吧！”

“吉蒂真不知趣，”她的父亲说，“咳嗽也不知道挑个时候。”

“我又不是故意咳着玩的。”吉蒂回答道。

“你们的舞会定在什么时候，丽萃？”

“从明天算起，还得两个星期。”

母亲又嚷起来：“原来这样。郎格太太要到舞会前一天才能回来，她可来不及把彬格莱先生介绍给你们啦，她自己还不认识他呢。”

“那亲爱的，你倒可以替她介绍彬格莱先生，你可占了上风了。”

“不可能，亲爱的，这怎么可能呢，我自己还不认识他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嘲笑人？”

“那么好吧，要是你不愿意办这件事，我自己来办好了。”

女儿们都睁大眼睛望着父亲。班纳特太太只随口说：“随便。”

“你怎么这样说呢，”班纳特先生说，“你认为替人家介绍介绍是毫无意义吗？我们还是重新来谈谈彬格莱先生。”

“我讨厌谈彬格莱先生。”他的太太又嚷起来了。

“你竟会跟我说这种话，真让人遗憾，你怎么不早说呢？如果今天上午听你这样说，我当然就不会拜访他啦。真不凑巧，现在既然已经拜访过了，今后就免不了

要交这个朋友。”

果然不出他所料,几个人听他一说,都惊诧不已,最感到惊讶的莫过于班纳特太太了。不过,兴奋地喧嚷一阵以后,她便当众宣布,说这件事是她早就料到的。

“你真是个好心人!我相信你既然疼爱自己的女儿,就会把这个朋友放在心上。我真太高兴了!你这个玩笑也开得太大了!没想到你上午就已经去过了,可直到刚才还一字不提。”

“吉蒂,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咳嗽啦。”班纳特先生一边说,一边走出房间,看到他妻子得意洋洋的样子不免生出些厌恶。

门一关上,班纳特太太便说:“孩子们,你们的爸爸有多好呀!真不知道你们将来怎样报答他的恩德呢。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夫妇活到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哪儿有兴致去结交什么新朋友。但是为了你们,我们什么事都愿意做。丽迪雅,我的宝贝儿,你虽然最小,但我敢说彬格莱先生在舞会上一定会跟你跳呢。”

“噢!”丽迪雅自信地说,“我才不担心呢!虽然年纪我最小,个子却是我最高。”

于是她们就猜测那位彬格莱先生什么时候来回访班纳特先生,并决定她们将在什么时候请他来吃饭。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这么消磨过去了。



第三章



尽管班纳特太太有五个女儿帮腔，再三向班纳特先生打听有关彬格莱先生的事情，但丈夫的回答总不能叫她满意。最后她们不得不听取邻居卢卡斯太太的第二手消息。她的报道全是赞誉之辞：他非常年轻，长得特别漂亮，为人极其谦和，最重要的是，他还打算请一大群客人参加下次的舞会。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事情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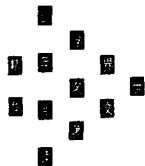
几天之后，彬格莱先生回访了班纳特先生，在他的书房里谈了大约十分钟。他早就听说班纳特先生家小姐们的年轻美貌，很希望能得见她们的风采。但他只见到了她们的父亲。倒是小姐们比他幸运，她们利用楼上的窗口，看到了他身着蓝色外套，骑了一匹黑马。

不久，班府就发出请帖，约彬格莱先生来吃饭。班纳特太太对饭菜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以显示她理家的本事。可是回信说要迟一迟再说。彬格莱先生第二天要进城办事，因此，无法接受盛情。班纳特太太既失望又担心。她开始忧虑起来：彬格莱先生应该在尼日斐花园安定下来，看现在的情形，他可能经常这样东西漂泊，行

踪不定。卢卡斯太太告诉她，他到伦敦去是为邀请一大群人来参加舞会，这才稍稍打消了一些她的疑虑。不久又纷纷传说，彬格莱先生要带来十二位女宾和七位男宾。想到有这么多名女宾，小姐们不禁担心起来。直到这群贵宾走进舞场，她们才如释重负。一起来的只有五个人：彬格莱先生，他的两个姐妹、一个姐夫，还有另外一位青年。

彬格莱先生仪表堂堂，颇有绅士风度，而且和颜悦色，毫不做作。他的姐妹也都是些优美的女性，举止得体，落落大方。他的姐夫赫斯脱只不过像一个普通绅士，但另一位朋友达西却引人注目，他身材魁梧，眉清目秀，举止高贵。他进场不到五分钟，关于他有一万镑年收入的消息就传遍了全场。男宾们都称赞他一表人材，女宾们都说他比彬格莱先生漂亮得多。差不多半个晚上他都沐浴在人们爱慕的目光里，直到人们发现他为人傲慢，看不起人，因此对他起了厌恶的感觉，他那众望所归、盛极一时的场面才告结束。

彬格莱先生很快就熟识了全场所有的主要人物。他每一场舞都跳，还有些气恼舞会怎么这么早就散场了，所以声称将在尼日斐花园再开一次舞会。他这些可爱的地方跟他的朋友形成了显著的对照。达西先生只跟赫斯脱太太跳了一次舞，跟彬格莱小姐跳了一次，再也不肯和其他被介绍的小姐跳舞，其余时间就只在室内踱来踱去。对他最反感的当属班纳特太太，而且这种讨





厌因为他得罪了她的一个女儿而变得更强烈了。

由于男宾少，伊丽莎白有两场舞都不得不空坐着。达西先生当时曾站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彬格莱先生特地停下几分钟走到达西旁边，怂恿他去跳舞。她无意中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来，达西，”彬格莱说，“我不喜欢你一个人傻乎乎地站在那儿，还是来跳舞吧！”

“我绝对不跳。你知道我一向讨厌跟陌生人跳舞。你的姐妹们已经有舞伴了。要是叫这舞场里别的女人跟我跳，那简直是活受罪。”

“我可不愿意像你这样难侍候，”彬格莱嚷道，“说真的，我生平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可爱的姑娘呢！”

“你当然有福气啰，今天舞会上惟一的一位漂亮姑娘在陪你跳舞呀！”达西先生说，一面望着班府上年纪最大的那位小姐。

“噢！她的确是我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女人。但是她的一个妹妹就坐在你的后面，她也很迷人，而且我敢说，她也很讨人喜欢。让我请我的舞伴给你们俩介绍一下吧！”

“你说的是哪一位？”他转过身来望了伊丽莎白一会儿，等她也看见了他，他才转回头冷冷地说，“她还行，但还没有漂亮到能够打动我的心。我可没兴趣去照顾她。”

达西走开了。伊丽莎白对他实在没什么好感，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地把这段故事讲给她的朋友们听，因为她

生性活泼,对好笑的事很感兴趣。

班府全家人这个晚上兴致都很好。班纳特太太看到彬格莱一家人都这么喜爱她的大女儿,觉得很得意。姐妹们也对吉英另眼相看。吉英也跟母亲一样得意,只是不太声张。伊丽莎白也为吉英快活。吉蒂和丽迪雅每场舞都有舞伴。曼丽也听到有人在彬格莱小姐面前,称赞她是邻近一带最多才多艺的姑娘。

于是母女们兴高采烈地回到她们所住的浪搏恩村。她们是那儿很有名望的家庭。

班纳特先生还没有睡觉,他极想知道这样一个盛会的经过情形究竟如何。他原以为班纳特太太对彬格莱先生一定会很失望,但是他从班纳特太太兴高采烈的喋喋不休的话语中发觉事实并非如此。

第四章

距离浪搏恩不远的地方,住着一户和班纳特府上特别知己的人家。威廉·卢卡斯爵士从前在麦里屯做生意起家发迹,并获得了一个爵士头衔。也许这个显要的身份使他觉得太荣耀了,于是他就讨厌做生意,讨厌住在



一个小市镇上,从此就不做生意了,带着全家迁到离麦里屯约一英里路的一幢房子里,自称卢家庄。他可以摆脱生意的纠缠,一心一意从事社交活动,自得其乐,又可以显示其显赫的地位。但卢卡斯先生待人接物总是和蔼可亲,并不目空一切,对什么人都殷勤体贴。

卢卡斯太太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是班纳特太太一位难得的好邻居。卢府有好几个孩子,大女儿是个明白事理的年轻小姐,约二十六七岁,是伊丽莎白特别要好的朋友。

卢卡斯家的几位小姐和班纳特家的小姐们都觉得,见见面、谈谈舞会是绝对必要的。于是开完舞会的第二天上午,卢卡斯家的小姐们就来到了浪搏恩。

“那天晚上,你开了个好头,夏绿蒂,”班纳特太太一看见卢卡斯小姐就讨好地说,“你是第一个被彬格莱先生选中的舞伴。”

“是呀,但他倒是更喜欢第二个舞伴。”

“哦,你是说吉英吧,可能是因为他与她跳了两次舞,看起来,他是真的爱上她了。看起来的确像是——不过,也许会全部落空呢,你是知道的。”

“但是达西先生的话没有他的朋友的话中听,是吗?”夏绿蒂说,“可怜的伊丽莎白,他只不过认为她还可以!”

“我希望你别再让丽萃想起他那无礼的举动而生起气来。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被他看上才倒霉呢!”